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宦者雜記

王　振　汪　直　劉　瑾

附張　綵　焦　芳　劉　宇　曹　元

王振者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宫及即位掌司禮數以武導上上使閱武於將臺振試騎射殿最之所舉首輒超遷於是漸與政賴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入見數振罪女官刃加頸以上故罷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溥

鄉故僉事士奇鄉故也溥欲坐僉事抵命士奇欲坐
僉事因公殺人爭論不決請裁太后振言二人皆挾
鄉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對品降調是爲得之
太后如振言振自是漸摭內閣過失而權漸歸振矣
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大興隆寺壯麗甲京城費以鉅
萬天子至親爲臨幸麓川酋思任發叛令王驥發江
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役自振發之翰林侍講劉球
上封事言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自是
中朝士俛首杜口望風拜跽稱爲父翁雖賢者慮禍
亦不免爲卑巽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俱[illegible]

事振而佑尤爲最不肖佑美而無鬚振忽然形問佑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鎰王文能臣也見振並俛首長跽連唯急諾有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氣節蕩然矣宮門外故有鐵牌高三尺許鑄內臣不得預政其上是洪武初所置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薛瑄持振姪子山獄幾刑西市祭酒李時勉坐伐國學堂前樹枷脰國子門覇州知州張需旌異賜宴坐杖牧馬者奴需將殺之李御史見不跽亦下錦衣捶楚幾斃於是振勢轉橫雖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上使覘振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

為不可與百官宴上聞歷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聽振從中出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一年賜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命振姪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賜振勑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illegible]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勑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昕夕念勞爾

以至意國家有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疆之聞而振權
益重十四年春虜酋也先遣二千人來貢馬詭[illegible]
千振怒其詐減所貢馬直也先大恨其冬大舉寇大
同遼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謀挾上親討之
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諍不得上行大臣扈從
匆擾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洶敗書數至諸臣
連疏止上上行振下令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掠陣未
至大同已乏食僵尸枕籍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
促上北向逆之益迫脇勳重成國公朱勇至膝行聽
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軍中欽天監正彭德清

諍曰象緯示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乘輿陷草莽誰任咎振怒罵卽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旣而雷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怪適前軍沒虜敗書復至鎭守大同中官郭敬以爲言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請車駕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鷄鳴山虜已迫率兵五萬禦之爲虜遮殺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豎儒安知兵事明日上至土木日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

圍大營不敢動又人馬不飲水者三日虜見我師不行僞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上名曹鼐草勅遣二通事往和虜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隨博我兵我兵大亂虜蹂陣出入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乘輿遂北邊堡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爲虜得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護駕突圍復箠死虜百餘人死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毛某俱在朝中爲百官所毆死郕王命籍振家并其黨振從子山磔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

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二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六十有餘天順改元上尚思振諱言其爲忠所殺詔復振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智化寺祀之賜額曰旌忠

汪直者大藤峽猺種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昭德宮內使陞御馬太監爲人便譎足任而憲宗寵之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內宮有物焉或如狸或如犬能侵齧人其來如風不可捉捕上怪之未幾易州民有侯得權者出家爲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誅自喜復遇道士田道眞

傳與妖書有云陜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居母孕十四月而生生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人姓李名子龍得權閹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髮往來眞定間夤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面受學稱爲上師而得權晏然受之錦衣官校聞而發其事執下獄與其黨與皆伏誅上自是銳意詗察外事以使直直布衣小帽乘驢騾往來都下莫重也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聞上悅之爲別創西廠使錦衣官校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戶韋瑛者故無賴子投內官爲家人蒙其姓從征冒功得陞百

戶正欲從直刺事無繇而福建人都指揮楊曅者少
師榮曾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勘亡入京師營解匿
其姨夫中書舍人董璵所璵爲求瑛許之以資賄瑛
因潛往報直而直亦正欲用其恣睢未有路則喜甚
夜過瑛酣飲發較尉掩捕就鞫之搜得其擬賄日數
内閣商輅及法司堂上官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
有名且奏下追所擬賄黃白二金皆不服使較人琵
之琵凡三琵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人骨節輒離寸
許曅與被琵不勝苦即妄言寄曅叔武選主事仕偉
處直不用駕帖令數較捽仕偉至拷掠如之即捉掠

其妻孥翰林侍講陳音與偉比舍乘墉詈所挺掠人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耶音曰我翰林侍講也其人即以其妻孥去音莆田人問學深博學者靡不能容爲古文歌詩簡而有則罔方購者無虛日爲人孝友婣里族黨者視貧富疎戚爲賙施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樂易信厚有過則箴切不少貸平居細事多不經意或遺物諱無所較至分别義利界限截立有毅然不可奪者顧仕偉實不受寄余被琶之楚哀號徹晝夜畢仕偉皆以數日死直復使瑛入福建籍畢貲產逮其家口赴京又搜得其歲賄巡按御史及當道籍嘌齡之曰吾且言上於是右通政方賓刑部郎中武清禮部郎中樂章御史黃本太醫院判蔣宗武諸人直輒使瑛先後執

繫獄鞫無實者不以聞奏而縉紳士大夫重足側目
矣至其煩密苛細民間鬭駡縱犬爭鷄者莁窮捶責
有犯封閉其家或夜搜之所掠辱妻孥皆去衣受杖
遣人四出偵王府鎭守總兵諸處亦輒私有擒械而
人情大騷江西男子楅者爲崇府內使或言其貌似
直楅即妄爲直挾亡賴子爲較尉自言奉命詗察歷
江以南莫不震動其熏灼如此居一年大學士商輅
萬安劉珝劉吉等言近日京師伺察太繁法令太急
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懼非承平之世宜容皆
緣陛下委聽汪直而汪直寄心羣小往者曹欽之變

皆係逯杲生事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因疏直十罪聞上怒曰用一內臣奈何輒係安危於
天下使中使懷恩等至閣傳旨詰問上令汪直緝奸
有何壞事輒欲害之誰先主者輅曰朝臣無大小有
罪皆請旨収問而汪直敢擅執三品以上京官大同
宣府北門鎖鑰守者不可一日缺直一日擒械數人
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捕之朝廷近侍
直輒自換易汪直不去安乎危乎臣所不敢知也輅
等同心一意無有先後而琊奮泣曰臣等侍皇上東
宮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忽爾汪直爲

害遠近不安臣等何忍坐觀之安吉亦皆相繼有言
懷恩以聞上傳旨曰朕不知汪直壞事乃爾卿言良
是便革去西廠散遣官較皆頓首謝而兵部尚書項
忠者嘗遇直於塗不覺直騎過趨謝之直心不驩於
是亦倡率諸部大臣共劾直上遂使懷恩數直罪責
之退還本監謫戍瑛於宣府而人心大快直所執繫
獄其人猥多皆無籍按至是西廠驟革各自散去而
蔣宗武衣因衣逗其家家人猶未之覺也初直在西
廠士大夫無與往還獨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而吏
部尚書尹旻因越與厚輅疏之明日忠會諸大臣具

草使武選郎壁持赴旻署名旻曰疏出本兵郎本兵自首之壁曰公長六卿旻怒曰今日方知有六卿長耶郎遣人報瑛雖署名實出自兵部是爲十三年之三月直既退泣訴上前曰奴得罪皆黃賜陳祖生爲之非外廷意而南京御史戴縉者柔奸人也會以考績入京乃上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不聞羣臣革何宿弊劾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奸捕貪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警衆直其部下韋瑛等行事張皇大臣奏允即蒙革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及

時行政即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決自聖衷復西廠如故始上心疑商輅諸人受楊曅金徒以大臣故置不問至是出賜祖生司香南京用直刺事如故葢踰月耳而御史王億亦言汪直所行不特可以禁戢一時且可以傳之後世四方傳聞鄙誚縉億比之僉行矣直銜項忠之劾已也既出廠即囑官較發江西都司僉書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於兄太監黃賜囑武選郎壁得繇京衛陞江西都司科道官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廷鞫忠忠坐贓罷而商輅亦致仕矣於是大臣附直者乘

勢焰科道詆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劾退者百餘如尚書許遠董方都御史李賓侍郎程萬里滕昭遠等俱乞休致而戴縉未再朞內傳奉累遷右都御史矣尹旻見直益行長跪禮而諸卿皆從之王越即向旻曰豈有跪人六卿旻曰吾瞷公矣不敢自異越爲都御史直復用錦衣千戶吳綬爲指揮緝京事內外相比奸如山也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直建州夷入貢誣以爲盜邀執之諸夷忿將爲亂上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鉞不自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廚傳叩伏趨走甚

恭直見之大悅而馬文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鉞即使其子父直更言文升於直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馬公禁阻鐵器出關彼無以爲鋤鎡不能安生相率反耳直還言文升於上上下文升獄戍之自是鉞與直兩相得也鉞故爲山東布政使爲巡撫者年俸俸鉞兩人並强幹苛刻不相能鉞復言俸於直直還會俸以議事來京直發俸貪暴事奏逮之并逮其所屬官吏侍講學士江朝宗者俸姻屬皆連逮鞫拷掠牛俸究贓以萬計俸不勝拷行賄於緩緩諷所逮屬官吏代俸輸牛乃罷謫戍之鉞說直曰公今威名赫

奕顏因别有捕寇斬虜功乃可以自結於上而外著勳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即上言虜酋伏當伽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入告上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郎中王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擄老弱焚其廬幕摳枯髏爲功是年遼餉之積倉儲滿盈爲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進爵保國公鉞加秩右都御史尋改户部尚書宗彝陞太僕寺少卿尋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矣未幾虜以復

讐爲辭大肆殺掠巡按御史彊珍劾鉞直罪直怒耴
中旨械珍下詔獄即戍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附
者蒙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縉
趨走其門矣直更欲用兵安南爲職方郎陸容劉大
夏所沮而兵部尚書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春直
被命監督十二團營其冬巡大同邊與都御史王越
出師至威寧海伺虜近邊駐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
老幼婦女而是時張頤爲巡撫都御史傾府庫以犒
之盡報爲功次復加直祿米頤陞工部右侍郎越得
封爲威寧伯諸家子姪奴僕隨征者皆得陞錦衣官

有差直既啓邊釁虜輒數犯邊得中國人輒毒害之皆以執仇爲詞上固疑之會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共事互生嫌隙寧則恐直見陵直則忌寧相軋儻猝遇虜寇且貽邊事上降勅切責諷直南馬監先是直有巡邊之役所至都御史鎧甲戎裝望塵伏道須過乃輿至館易小帽曳撒叩頭監道出半跪有如役隷時人爲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如燒葱其熏灼如此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避匿不見困臥驛館孤燭夜熒而已直先出使道出定州知州裴泰故以供具爲直所恱至是以事至曲

陽直向泰求食曰吾非復曩比矣上意且不可測爲語曲陽公詰卒騎使得就道足矣十九年八月御史徐鏞等極論直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結黨欺國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上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奸邪當置顯戮姑從輕典乃降直爲奉御除王越名安置之安陸州戴縉吳綏竝革職爲民張頤致仕而文升忠珍各復職致仕陳鉞以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其黨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淨軍種菜孝陵籍銘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不絕者累日

劉瑾陝興平人故姓淡景泰間自宮爲劉太監名下因其姓純帝時領教坊見幸敬帝初擯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爲太子所悅太子即位爲毅帝時瑾掌鍾鼓司鍾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八人中瑾尤猾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爲人也劉健謝遷李東陽聞上與八人人爲十度之戲連疏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户部尚書韓文等繼之帝遣司禮太監李榮王岳范亨徐智等入閣諭曰朕將改

矣姑置之健等曰八人者祖宗罪人也惟陛下立決
而正之刑帝不忍至驚泣不食使岳亨智等持議曰
三反曰且安置之南京劉健推案慟哭曰必無赦岳
剛厲嫉邪方掌東廠健等因密語必不可得諸臣且
伏闕爭公等從中應之皆曰諾其明日帝召諸臣左
順門使等傳旨曰卿等勸朕早朝則朕聽勸朕罷晏
樂則朕聽惟去八人者朕不聽也吾少狎焉長習焉
諸臣相顧未發榮轉詰文此舉出公公云何韓文進
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陛下始踐
祚遠舊故弛萬幾游宴亡度而狎宵人文等備員卿

執靡匡捄得無言耶榮曰上豈不知今欲寬之耳上
固有處諸公退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
在榮榮頸裂鐵耶敢誤國及入見岳亨智與之偕切
言上誅八人上勉許之遂使捕付外會日暮而吏部
尚書焦芳者先泄其謀八人夜繞帝前泣搶地曰微
上恩奴儕磔餧狗矣瑾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帝曰
何也曰岳掌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
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
否乃獨咎奴儕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夫狗馬鷹犬
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亡忌者繇司禮監無人也

有則倡優侏儒之歡不絕於前馳騁弋獵之觀不輟於■快意當前惟陛下耳帝於是立超遷瑾爲司禮太監命永成丘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瑾夜傳命搒笞岳亨智逐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爲即疏辭官帝亦立聽之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救健遷而請誅斥之者褫韓文官擢焦芳爲大學士使兼掌吏部事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急法中之使自救不贍而莫敢進言帝喜謂瑾可任悉委之瑾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

曰吾安用爾爲而一煩朕瑾繇是自决政用其妹夫故司務孫聰客松江人張文冕助之李榮雖位瑾上畫諾而已瑾選乖覺官較百餘不時四出察私事創新例以重法繩人作大枷枷及三品以下官員坐事罰米動百千石委科道官查盤邊歲錢穀非侵盜雖浥損者悉鈎索令償又使倍之科道還報以參劾多而賄賂重者爲稱臧不則繫撻隨至於是縉紳相毆自爲呑噬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合家收捕坐及鄰佑無鄰者坐四遠華衣怒馬騎騎至下邑偏州而人人重足立矣瑾之爲司禮監也蓋正德元年冬其十

二月使禁直指揮點視六科官辰入酉出毋離其次矯旨令左都御史張敷華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致仕二年以戶部員外郎李夢陽南京御史潘鏜黨韓文兵部主事王綸黨劉大夏矯旨謫夢陽綸官褫鏜職爲民以官寮下錦衣獄者指揮僉事牟斌善視之矯旨杖斌三十降爲百戶巡按江西御史王良臣論救給事中戴銑矯旨械杖黜爲民東廠旗較言尚寶司卿璿按察副使祥郎中瑋肩輿都門外瑾矯旨枷以大枷暫于長安兩門戍鐵嶺東廠旗較言巡按直隸御史王時中刻酷訟繫贓吏殆百餘人瑾矯

旨枷以大枷警于都察院前戍鐵嶺東廠旗較言巡
撫山東都御史朱欽嚴酒禁行連坐法使濟南推官
元魁覺察之總甲汝林之鄰人爲酒林懼自縊其母
欲奏聞元魁與知府璜于母粟若金瑾矯旨械繫欽
等詔獄令欽致仕璜爲民元魁謫戍東廠旗較言
戶部郎中繹督儲遼東濫役人夫儲多入少出瑾矯
旨枷以大枷警于戶部門三月辛未瑾矯詔列劉健
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令罪未盡者悉致仕
跪百官金水橋南敬聽詔錦衣衛百戶景祥小旗錦
官較緇等九人坐于岳黨矯旨杖戍之瑾破故事凡

百官奉使蒞任考滿過家南京刷卷御史允中治指
揮翰等罪翰奏允中過家犯禁逮杖發遣之郝序爲
其父故刑部侍郎志義乞祭葬瑾矯旨送刑部獄主
事璋擬杖贖瑾矯旨杖降之并及署郎印者主事承
芳錦衣衛都指揮楊玉者瑾黨順天府丞璽移玉文
用關玉奏璽輕朝廷陵武職瑾矯旨逮杖之斃杖下
兵部員外郎昆主事廸御史伯安坐忤兵部尚書宇
瑾矯旨令廸致仕昆伯安外調之寧王宸濠厚賂瑾
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東廠旗校言御
史胤先病告借用官車瑾矯旨逮杖黜爲民七月壬

寅朔旣朝退瑾止廷臣左順門出李東陽所進纂脩
通鑑摘其書畫不精者遍示科道官使劾東陽等不
敬矯旨奪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機等四十餘
人俾令太僕少卿通等十一人致仕中書舍人世隆
等二十人爲民使改書居頂之書成文華殿書辦等
官駿等二十人乃皆超叙裝潢匠瑺等七人陞文思
院副使暉等三人不與書率遷授謝遷子編修丕再
論告瑾矯旨黜爲民蘭州知州閎與遊擊將軍謙相
訐會虜入莊浪巡按御史高使兵備副使張天衢治
謙罪天衢弘治中爲御史廷糾瑾至是並高閎永戍

之晉府鎭國將軍表㯳等其父追封爲親王身以加
封郡王請禮部尚書傑言追封親王子加封郡王高
皇帝祖訓無載也先帝時周悼王睦𡼏有請固不許
陛下推親親恩許亦宜瑾矯旨許之而詰傑曰祖訓
無載誰閉止睦𡼏封也令自劾傑言禮部尚書張昇
前左侍郎今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前儀制郎中者今
參議琮前員外郎者今知府忱前主事者今考功員
外郎台瑾矯旨褫昇致仕後所予散官人夫月米曰
使傑自劾者傑及委罪前人令與華俱致仕琮等皆
調降之徽府爭民田知縣訥不與參政約御史陽都

御史琰如訥所上狀使戶部侍郎泮往覆之曰先朝有賜焉瑾嬌旨悉令捕繫降謫之英國公懋家人文才侵占官民田刑部問擬減等徒杖罪瑾嬌旨文才律輕情重也大理不參駁法吏邪寺正中寺副雲鵬評事鐸等悉降之故中山王達有賜田於無錫久失之無錫罷吏許祿教魏國公俌與縣民塾妙相院僧爭故田巡按御史大有使羣有司視之俌無田俌不伏再遣給事中忱等會巡撫都御史艾璞覆勘璞使群有司再視之亦曰俌無田俌大賂瑾瑾嬌旨三遣戶部侍郎佐大理少卿鼎等往佐等具奏有許祿云

瑾矯旨械繫前後官京師杖艾璞五十編其合家海
南加陞佐等俸一級給事中翊等奏查盤遼東諸衛
倉場有浥爛虧折者縣知州英管糧郎中蓋繹分守
參政今都御史政右參議巨故巡撫今右都御史璽
致仕侍郎賜今巡撫都御史璋失驗察瑾矯旨悉逮
治之詔獄瑾破故事令外官赴任者身領憑京師毋
待人齎付三水民怨故妻與私夫謀殺怨論死繫獄
久之怨自誣爲解巡按御史洪爲改杖繼洪者御史
春論如初刑部審錄員外郎廉復如洪擬瑾矯旨褒
春褫洪廉職以都御史春失參駁令致仕四川副使

翼之故以御史巡按貴州千户鋭與百户鑑訟翼之繫鋭鋭逃使追之其僕溺渡死鋭反誣奏翼之使御史經刑部員外郎鑑錦衣衛千户珍郎訊經遝刼翼之第所坐故公事又赦前可無罪瑾矯旨降翼之縣丞奪經鑑珍俸京山縣民書倫殺人論死審錄大理寺正習以爲可矜疑奏請再問巡按御史李天賦論如前罪瑾矯旨驗問嘗鞫斯獄者與習並逮訊以天賦決獄斷詳需擢京堂官巡撫寧夏都御史藍章乞有與之官瑾矯旨都御史四品不得有與章不恤軍士自便奉降爲通判給事中奎奏寧夏芻稾十四萬

三千餘束火燬也先任都御史憲管糧僉事時乃報
日浥爛瑾矯旨逮繫憲等責償憲死焉三年吏部都
察院考察百官旣上奏翰林學士儼家故富瑾嘗有
所求儼不與御史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庭撻之不堪
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帷幭不脩其致
仕御史南金詐欺無病其爲民攪頭傑逋官銀監追
二年不就刑部如例類奏請保外完納瑾矯旨責刑
部玩法曲庇人不念錢穀重逮員外郎宅仁主事銓
降罰之令自後犯者即盡償家產仍枷三月邊戍之
不得以赦論巡撫四川都御史繆巡按御史章參政

彥華副使貫參議祥鵬謂蜀水惡請開通巫山道可自夷陵達夔州旨未下纓等皆去任彥華獨開道不待旨瑾矯旨升械繫纓章等讁罰之徽世子奏民朋等負稅侵耕地朋亦奏世子貪暴遣太監郎訊辭連河南參政約南陽知府智及諸州縣官瑾矯旨發朋成諸官俱落職以刑部侍郎陶琰故巡撫河南亦令之閒住光祿寺丞松歸省違限吏部據例復職瑾矯旨罰俸曰凡省親養病者皆曠職營私自後違四五月限者罰如松六七月者逮問八九月者致仕十月以上者削仕籍養病一年以上者致仕亡何御史學

服闋稱病違八月如新旨當致仕瑾乃黜爲民瑾破
故事令陞遷府州官五品以上者悉推二人請如推
風憲官者廣東雲南四川缺僉事吏部推御史善御
史欽可廣東郎瑾郎墳可雲南同知山朝鳳可四川
瑾破故事越吏部所上序舍置善欽運黜墳瑾朝鳳
馬濱州民苦重賦還給事中豸視豸言濱有官民活
𪊟地若干頃可備常賦死𪊟地若干頃可折納布鈔
寬民力民苦賦重者繇前巡撫都御史徐源朱欽不
爲奏處瑾矯旨劾欽源爲民瑾上奏請嚴邊儲馬政
之罰糧儲浥爛馬匹羸乏者啇人解戶悉謫戍於是

法益酷巡撫遼東都御史鼎中錫璋參政政參議矩管糧郎中繹盡監收知州璀英巡撫大同都御史南管糧郎中祿坐糧草浥爛皆身繫詔獄責其家人倍償於任所久之不能償鼎等奏乞詔因任所令家人還鄉鬻産業可之猶令鎮巡官償後驗送鎮撫司奏處發爲民永平管糧郎中乾知縣議通判泰指揮英以草束燒燬下巡按御史逮問乾請遣代而後詣理以無廢邊政瑾怒矯旨令毋就御史逮訊之京師瑾與焦芳欲私其鄉較士風言官請增河陝山東西解士之額陝西六十五人瑾矯旨增至百河南八十人

以芳故增至九十五山東七十五人山西六十五人皆增至九十芳子黃中登進士囑其同官得拔二甲首瑾矯旨破故事併與三甲首名並授翰林官錄其殿試所對策若一甲者判官張蘭爲其故父副都御史韋文請祭葬瑾破故事曰韋文久致仕法不得下蘭獄查盤陝西邊儲者給事中奎御史或奏右參政思明惟學副使崇熙經參議勛都御史一淸先後理儲多虧折瑾矯旨皆逮鞫於京師奎或亦坐參奏不別白下獄考訊枷項者久之河南民祇與其再從兄凱謀殺再從弟澤俱論死而凱已死於械繫署大理

右工部尚書楊守隨謂凱死桃繫即欲輕貳駁御史
房瀛故擬杖都察院疑其輕疏請自上裁瑾故惡守
隨將守隨已致仕家居矯旨即家逮之罰贖米千石
幷逮瀛與署名者寺丞鼎寺正訥評事富等謫罰有
差訥自納於瑾又免之侍郎貴以脩邊用不足請借
戶部太倉銀尚書佐言往借太倉脩邊今尚未抵不
可許瑾矯旨往歲借不抵何不索者令佐自劾幷郎
中等皆奪俸侍郎瓊既遷吏部不自劾瑾曰向猶有
分職何自恕亦改之南京監察御史玉刷諸司文卷
多所奏劾瑾矯旨玉彈糾諸司殆可嘉者乃公廉者

不別舉降三級外調之兵科給事中希曾監察御史之勵查湖廣邊儲亦有所劾奏瑾矯旨希曾之勵劾不盡逮繫鎮撫司杖而削其籍前巡撫湖廣都御史全右參政福副使獻民皆即其家捕之戶部郎中乾諾坐先爲主事時監收今有虧折浥爛瑾矯旨皆送繫巡按御史待追償保定中衛指揮僉事永以索財捶屬吏景致死故坐故殺論刑部員外郎麟審錄以可矜請改永戍永猶訟下御史武驗問如麟擬瑾從之猶矯旨以麟擅出死罪降二級除之邊民登顯爲競渡之戲旗較妄言民擅造龍舟者瑾矯旨籍其家

瑾日益橫恣內臣有爲匿名書者籍瑾過惡陰授禁軍使朝則棄之御道書兼追訟故尚書韓文舉太監扶安黃偉可用六月壬辰上朝侍班御史奏瑾大怒上退朝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寗杲等東向跪曰御史輩習知法度亦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士者爾等敗壞朝廷事不一一稍處分卽皆怨太祖法度卽不見豈不曾知聞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視遺書處是何官立也黃偉曰四品以上朝房班餘

雜立耳遺書人寧復立故處瑾曰則皆跪之其郎中投必得草偉曰爲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日僵暑中者數人悉拽出偉忿曰帖子所言皆爲國爲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它人禍爲瑾怒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民間匿名固死也矧御前即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待李公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瑾入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內豎擲氷瓜焉榮曰公等拾啖之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蓋暴而死者刑部主事

鉞順天推官臣進士伸將而病者亡算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人乃罷帝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首掌司禮監印於是瑾權益重內外章奏無大小先白瑾乃敢奏奏至不敢斥瑾名外鎮巡官以白本奏聞以紅本白瑾瑾不復干涉內閣持歸私第與聽文晁撰僞旨付外益用其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升楊玉毛倫等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法任情陞罷陞而謝薄者立見罷加賄又輒陞將官失律有反加封伯都督者時從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籍

沒故大臣家收適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
巡捕巡鹽等官四出搜索增益諸邊屯田賦稅以肥
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寘鐇之變而卒及於禍太監榮
奏甲字庫收貯三梭布故備內宮內使之賞邇來以
充文武官折俸包兒皆繇內外交通是致供賞空乏
瑾命少監淮與給事中御史戶部郎中各一人盤驗
之矯旨論建議停徵及擅擬折俸者百七十三人下
侍郎儼等十三人獄奪其俸罰給事中祿御史槽等
九十五人贖罪米百石餘曰聊寬爾戶部參浙江巡
鹽御史淵督鹽價遲延瑾矯旨下錦衣獄杖之法司

望風擬潤監守自盜黜爲民因著令後有違者論死
南京刑部缺郎中吏部尚書許進疏署員外郎主事
者二人請璡矯旨何輒用署不實授者使皆實對進
對無實授者以署亦故事璡責進越制除官矯旨三
詰之令致仕侍郎鉞及文選司屬皆奪俸憲廟郭惠
妃弟勇言奸民侵其所賜田訟官久不決命户部員
外郎鳳狐往勘鳳狐還報璡矯旨追罰節年勘問官
户部員外郎紀等十六人米五百石浙江巡鹽御史
岱奏蕭山等縣鹽課等司積欠水鄉草蕩價銀坐先
任運使奇等違慢不綜劾璡矯旨令巡按御史各繫

其家屬賠追凡十六人死者罰不宥南京監察御史
葛浩陸崑先忤瑾爲民瑾怒未釋至是坐劾武昌知
府脢不實矯旨追論執杖之民如故給事中大顯御
史金參劾忤瑾意瑾矯旨繫獄杖降之故給事中智
故副使晉坐事罰邊米身死家貧户部爲之請瑾矯
旨仍令其家輸百石京倉給事中思誠御史珊查盤
遼東倉庫并劾都御史王宗彜陳珤張鼐馬中錫韓
重前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前户部尚書侶鍾
顧佐韓文侍郎王儼李孟賜王佐張縉郎中陳大章
參政繆昌巡撫御史王獻臣查盤給事中吳舜等復

十六人璉矯旨重者罰米千石輕者五百以參劾不
阿陞思誠琍各一級工部缺尚書吏部推南京右都
御史吳文度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珩璉矯旨陞文度
戶部尚書乃令與珩俱致仕四川缺參政吏部推陝
西副使蕃馬湖知府鐸璉矯旨數蕃罪過仍陞鐸左
參政令致仕已推武昌知府晦寶慶知府祥璉矯旨
用祥數晦罪過黜之四年吏部推南京光祿寺卿祿
廣西右布政使綸可湖廣巡撫都御史璉矯旨用綸
令祿致仕自是吏部有所推舉令致仕者種種矣給
事中儀查盤寧夏固原等處倉庫劾累年兵備等官

副使隆等十六人巡撫都御史徐廷璋等十六人侍郎一人管糧郎中一人監収指揮鈇通判仝等百八十八人瑾矯旨令情重者罰米各五百石致仕爲民者半之儀又查盤馬價鹽課參劾巡撫寧夏右都御史憲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一清苑馬寺卿霆僉事時平凉知府達同知恩忠指揮晃等八人瑾矯旨憲物故罰米五百石一清霆致仕三百石晃等情重者二百石輕百石德王奏賜田千餘頃被小民占種當事承勘久不爲覈實追徵戶部覆議因舉承勘者姓名前布政使泰璟濟南府同知文明通判佑新城知縣

瑩時璟已遷刑部侍郎泰等死久矣瑾矯旨罰泰文明佑瑩家米百石璟三百石崇王言歲祿萬石糧米一之粟米九之弘治間故巡撫都御史錢鉞以土之宜耴粳易粟請如鉞給者瑾矯旨鉞易米與崇易用不奏擅更成法與諸藩通即死當追論收其妻孥及臧獲婦女六十餘人於京師下法司會訊之沒其產戍其五子諸邊雖有赦毋原仍罰承奉名長史顯等贖罪米人千石繼鉞受事者都御史韓文等布政使銓等御史清等府州縣官子麟等以年月久近罰米有差嘗籍沒時浙江布政使李贊渉不忍瑾聞亦使

之致仕刑部吏遜告其本司郎中滌員外郎岳主事
承範文龢盜易贓物瑾矯旨除滌等名即以遜爲刑
部司務軍人允以鹿亳之地獻徽王民訟爲遣戶部
郎中璘往勘璘并論舊勘當事者四十四人瑾矯旨
罰見任者米百石罷黜半之瀏陽民應龍與其族人
道龍有仇前後謀殺其五人蹤跡秘獄亦久懸遣給
事中九叙往聽九叙追劾先後聽獄者御史天賦而
下十有三人瑾矯旨悉降級罰米有差以九叙參詳
舉其職陞一級俸爲後勘事官法先是劉健當閣草
詔令四方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江推擇餘姚周

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者四人瑾意四人謫遷里人也又草詔出劉健矯旨天下大矣何餘姚多隱士下四人鎮撫司鞫之辭連健遷矯旨黜爲民四人謫戍吏部尚書劉宇復劾浙江布政使林符邵寶等七人及推官譏聽知縣汪度舉不當瑾矯旨罰符等米人三百石罷聽度職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瑾以微文譴訶內外官坐事罰米者動以千石或五百石或三百或二百以爲常因令戶部爲期示前後罰米諸官輸不如期者劾如法則大同倉輸千石者尚書韓文一人五百石者文及侍郎張縉等九人三

百石者都御史孫節一人宣府倉輸五百石者員外吳紀等十六人三百石者御史李進等三人太倉輸三百石者指揮僉事張經等四人二百石者布政周季麟等六人百石者尚書侶鍾等六十八人三十石者員外李夢陽一人宣大二鎮輸三百石者給事中吉時等三十四人二百石者給事中艾洪等十七人松潘輸二百石者都御史劉洪一人大學士李東陽言邊儲糧草故有專職者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其事而已審有侵盗固宜追賠如法今第云督理不嚴若宜寬宥者璉矯旨切責巡撫都御史因追數其

素所惡者曰若劉健謝遷無故扣闗乇時中酷暴張紳馬中錫等不職許進越制選官錢鉞擅改祿米諸臣罪狀平日難枚舉當其巡撫時加總督參贊等名委任非輕治邊儲無方事發竟坐倉官小民藉令監追至死何所恥償似此越律叉奚恕也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鉅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上釐復請貓竹廠地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人二千五百餘墳築室僦民聽其宿娼賣酒曰供贍玄明宮香火復請建關羽廟與平馬嵬鎭令有司歲時祀乞頒勑立碑鐫祭器堂楹之數侈其鄉人示榮寵焉瑾

東西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矯旨逐京師遊食人於城外使寡婦盡嫁喪未葬者悉焚棄之京師閧然遊食人千餘持白挺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故急賄諸司朝覲官橐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瑾欲及還治則移官庫倍償之曰京債瑾聞復矯旨分遣科道官驗天下庫藏以自文於是有司又箕斂賠庫而上下交征曰吾𢪃吾死或有藉以自封者矣寧都民凌謀殺其大功兄坐斬屢愬下都察院勘實瑾矯旨赦凌仍覈前後問官分其罪三等前副使洒等四人俱逮問前御史恕罰米百石元三百石前贛州知府珏等

三人人六十石前巡撫延綏都御史嵩坐嘗發官帑召商納糧草追徵未竟瑾矯旨逮嵩詔獄嵩不勝拷誣服自盜論斬籍其家妻孥坐收者二十三人久之乃得免死戍瑾破故事矯旨令吏部不時考察京朝官毋待六年吏部言僉都御史陸完赴任違限三月宜治罪瑾破故事矯旨令爲試僉都御史若初授御史然者上高縣民克明誣奏其縣人致仕禮部左侍郎黄景僭用龍袍諸不法事遣太監刑部錦衣衛各一人往按雜治經年無所得景嘗與人爭買產景家坊牌雕畫龍虎宅傍井鐫黄府焉瑾矯旨籍景家永

戍之後分戍其子孫弟姪家人佃户五十八人令所在禁錮前後御史布按二司及諸府縣官皆坐不舉發各罰米五百石瑾復破故事巡撫在外遷轉者令領勑於京師廣東布政使陞巡撫延綏久不赴京領勑瑾矯旨逮訊錦衣獄查盤給事中淳御史惠奏延綏寧夏折支拖欠虛出那移應償金萬九千三百餘兩因劾接管及奏乞者罪自尚書都御史僉事郎中長史而下凡三十九人瑾矯旨罰都御史楊一清僉事繻慶府長史養浩溥米三百石致仕户部尚書顧佐侶鍾韓文郎中鍾昭各半之猶謂淳惠不纖悉亦

罰米如一淸數查盤給事中潤奏前巡撫甘肅都御史畢亨借用軍贓銀買馬誤云借之備荒所費雖經奏辭實外瑾矯旨罰亨米百石尚衣監太監軏進奉還京過淮安言知府趙俊等給傳不時瑾矯旨罰俊米三百石輸邊巡按御史趙時中亦罰百樂安縣民能與其弟毒殺父以誣鬬者故論死刑部審錄郎中綱以爲疑巡按御史來句移僉事經參政巖再讞能母妻訴京師自刎不殊以明能罪而綱已死瑾矯旨逮繫綱家罰米三百石來句經巖各百石巡按三司官嘗聽斷者令皆以名聞臨朐縣民獄成僉事煥以

奏失列上司府縣官與聽獄者職名瑾矯旨皆罰米
白石輸邊淸江民英傑失盜有審告民元陸訟之官
元陸不勝考自誣服吏遣其子奏訴久不决刑部審
錄郎中孫燧與巡按御史臧鳳白元陸寃未縱遣也
巡按御史元讞上因劾前僉事啓失入及前後承勘
者布政使綸而下十一人滯獄罪燧鳳雖白寃不究
竟亦宜坐瑾矯旨逮啓下獄罰綸等輸邊米率百石
以上查盤給事中潤奏甘肅等處錢穀虧折罪係都
御史等官侯瓚三十餘人瑾矯旨各罰米二百石致
閑住者半之查盤給事中夔以大同宣府錢糧劾

前都御史今刑部尚書劉宇及去任尚書韓文運使
另賢郎中孫祿等二十餘人瑾矯旨罪重者罰米二
百石輕者百石致仕者減半充軍為民病故及已罰
米者得宥竟惡蔓劾宇下錦衣衛獄與御史王濬並
罰輸邊米三百故事纂脩書與纂脩者當陞職至是
孝宗實錄成內閣循故事請瑾矯旨追論劉健在先
朝纂脩會典多糜費不當令李東陽覆定之因追革
當時所陞職於是東陽及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梁
儲戶部尚書楊廷和禮部尚書白鉞右侍郎靳貴左
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毛紀丁憂禮部尚書劉機左春

坊左庶子侍讀毛澄侍讀顧清致仕吏部侍郎楊守阯南京吏部尚書王華皆降職有差瑾猶矯旨吏部奏擬尚隱欺姑存大體不深究焉爾居數日復論纂脩孝宗實錄功復東陽等職如故而附出編修顧清汪俊王九思徐穆吳一鵬李廷相崔銑溫仁和穆孔暉汪偉翟鑾易舒誥賈詠劉龍陸深李繼先董玘等於南北部屬名曰擴充政務曰是皆吏事者編脩董玘偶遺璫復出之它奏自後令吏部揀選翰林官毋循故事徒繇內閣請上裁者兵部言肅州指揮忠弘治中出塞獲虜首三級御史旻賜高吉等歷勘不急

爲請賞瑾矯旨罰賜旻米二百石輸邊奪吉俸三月
爲民都御史劉孟坐枉道過家逮繫京師刑部擬罪
當爲民瑾矯旨枷百斤枷於吏部門罰輸邊米三百
松江府輸布疋准米二石成化末尚書王恕爲巡撫
都御史與尚書樊瑩故爲知府時節其米攤他稅布
得五減一以相洽也至是以所輸布疎窄不中追論
其孫罰瑩與前都御史彭韶侶鍾王克復知府劉璟
五百石前都御史何鑑魏紳艾璞前御史饒榶前知
府劉琬同知敍各七百石知府洪千石都御史鑒千
五百石惟恕以舊臣得宥查盤御史岱奏兩浙虧折

鹽課擬令廵鹽御史及運司官差次賠納毋論身死
者下至運判官猶納千五百金也瑾尚矯旨坐俗漏
參罰輸邊米八百石若運使楊奇久死家貧御史彭
程以言論戍死於論所皆不得臧免程親黨助程償
猶不能舉其數僅一孫女乃鬻爲商人妾焉是時瑾
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綵過瑾從容
爲瑾言瑾殊納之印綬少監官錦衣衛指揮同知良
與刑部左侍郎鸞勘訟江西還宦良大賂瑾瑾矯旨
降宜奉御良百戶亦命鸞致仕自廵撫都御史林俊
而下三十一人皆坐不能早成獄罰米三百然終不

能改也是歲瑾矯旨淸核天下屯田遣官四出戶部
侍郎韓福往遼東希旨過嚴義錦等州軍餘眞等不
能堪因爲變久乃定瑾罰備禦都指揮僉事鳳等人
米二百石執其首惡三十餘人誅之御史湯鼐者故
謫戍肅州會赦歸家其里人濡有訟事鼐兄磐許取
其賂而鼐不知也濡誣奏鼐謬援赦文逃戍歸家家
居多諸犯禁事令給事中磐錦衣千戶凱會巡按御
史璞勘問上言濡奏鼐誣所引禁例袞鼐皆謾誕無
稽罪瑾矯旨杖鼐五十仍遣之故戍令所在有司禁
錮之陝西兵備副使旻肅州衛指揮杲以縱鼐歸俱

下御史逮問凱磐亦以擬罪不當下獄久之仍罰禾
百石瑾又欲裁冗員嚴糾劾之禁雖■名士在方面
者遇裁職悉罷去其官不別補御史豸御史武希旨
請令撫按官得不時糾劾所屬瑾從中可之瑾所用
偵事旗較雖■郡荒縣無所不涉至是旗較有言遠
方吏不任者瑾悉籠中旨以爲察瑾言南方人之官
旁近皆奸熟不便於是破故事令南直隸浙江兩廣
俱毋選用鄉省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稽覈湖廣管
糧官員如例參劾四百餘人開坐官之去留人之存
亡與在事久近者請上裁瑾矯旨致仕爲民病故者

旨勿論它陞降丁憂考滿但糧有干涉者各罰米有差在事有專責而年深者負百萬石以上罰千石十萬石以上罰七百石一萬石以上罰五百石五千石以上罰三百石四百石以上罰二百石有專責而年淺與無專責而年深者遞減十之三焉陝西缺參議吏部推僉事階僉事訥瑾矯旨徑陞訥爲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許肩輿耴故都御史以歸自是羣小有向瑾乞官者瑾輒擬旨其手本吏部不用奏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李貢坐奏前任劉瓛所議濟邊銀無實又先爲布政使時錢穀多逋逮罰輸邊米五百石

令致仕瑾又矯旨罰及南京工部尚書俞俊杜士忠
胡瑞各米三百石旣又以俊善追徵免之而獨坐忠
瑞湖廣民有與楚府軍人爭田者知府金判予民楚
王以奏命中官與給事中會巡按御史勘旣報瑾矯
旨歸田於王罰金輸邊米千石勒爲民刑部尚書缺
吏部會推南京禮部尚書孫需兵部尚書何鑑需治
官廉瑾屢抆不謝矯旨留鑑如故予需致仕給輿衛
指揮俊督漕欲以濕漕米貿銀輸京漕運平江伯陳
熊許之瑾素憾熊矯旨下俊詔獄使誣熊贓罪不法
事械繫熊京師莫敢論捄者遂梟俊首奪熊誥券籍

公之發海南充軍謂副都御史寳參將椿與共事不
舉奏勒寳致仕降椿職一級於是詰責科道官令吏
兵二部悉按文武官坐事爲民充軍閒住者並奪誥
勑如熊於是都給事中李憲者出瑾門下瑾有所賜
則出詫於同官曰劉公遺我也至是與六科給事中
十三道御史奏國家以爵賞待君子以刑罰繩小人
文武官蒙恩被遇榮身及親恩至渥矣姧回小人冒
名無實穢行彰灼公論難庇以至除名坐罪然朝廷
尚留寛大之恩已妻父母上及三代封贈誥勑如故
夫其冒名亡實穢行彰灼朝廷豈有賴焉不行追奪

尚冒懲後若故大學士劉健謝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通宜奪毀瑾從中可其奏舊賞玉帶服色並令還官凡奪六百七十餘人五年瑾矯詔孔廟脩理歲久未就豈無欺費者工部其按奏之工部以先後當事者名上瑾罰都御史而下何鑑等三十九人米有差則鑑千石御史潇等八百石都御史欽等六百石布政使元等刷卷御史崇熙等五百石布政使環等三百石東厰旗較言南直隷巡御史鳳鳴與所部指揮塹會飲教場爲投壺蹴踘之戲瑾矯旨編鳳鳴爲徐州驛弓手罰米五百石塡之

鳳鳴納賄焉乃令御史巡[illegible]如故瑾法如秋荼矣而先是吏部侍郎張綵復請立稽考勘合法凡兩京府部寺類行天下勘合在外官陞任交代有未完者毋得輒離去不者降二級新舊官交相爲那移者罪如之於是御史斌巡按河南還禮部爲勘合未完當論如新法瑾矯旨詰責吏部都察院科道官何不悉知奏乃禮部自舉之皆罰俸有差禮科都給事中聰等河南道御史賦等尤當職加杖之二十南京錦衣衛[illegible]炳者寧河王愈裔孫與其從弟貽光爭愈所賜宅下南京三法司勘之炳及貽光不待勘復訟辨瑾

矯旨彼中三法司刑部尚書吳洪都察院右都御史
張憲大理寺胡富何不卽勘問使得復訟辯俱令致
仕刑部郎中趙永禎御史王輔寺正元稔等皆外調
之仍各罰米百石萬安人蕭明舉亡入滿剌加國變
夷名曰亞劉與其國人端亞智以國王之命來朝因
與其黨謀僞造符印入浡泥國索貨至廣東刼殺亞
智盡得其財物論罪有差瑾與焦芳惡彭華因矯旨
綴爰書之末曰江西土俗縣來玩法如彭華李裕尹
直徐瓊李孜省黃景㨿引物議難以盡舉今宜束其
仕進之路其地鄉試解額可損五十名仕者毋得選

除京職著爲令是時瑾與芳嘗謂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欲榜其罪於朝大學士楊廷和曰盜賊往往有之王吳皆前代事偶因一盜有此舉動駭人聽聞瑾曰榜朝堂前代亦有之廷和曰非盛德事可累主上耶乃止查盤户部主事禪奏兩廣庫藏有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見貯梧州府久不輸京師宜更使會計之瑾勅太監韋霦科道官往還報禪言誣也梧州府銀故以三之二計京貯其一焉先任布政銳巡撫都御史大夏巡按御史賢等視藏不綜刷則有之凡參劾八百九十九人瑾矯旨釋禪誣不治逮問銳等悉

罰未有差致仕右都督神英賄瑾因自陳邊鎮舊功請封拜瑾矯旨與之吏兵二部稍執奏瑾輒詰責百餘言下廷臣再議廷臣皆曰英當封遂封爲涇陽伯瑾前後五歲株連之令蔓於士庶鉗徒之役上於衣冠若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者素寒[illegible]有氣節在孝宗朝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爲三天正德二年六月朔日天錫手具發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給事中郗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者多夔難所紀敘亦自經死給事中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貸自刎桃源舟次終五年

間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亟怪之於是士大夫雖雅砥名節者悉變爲曲學應世而諛佞者不可勝道也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其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看而冠君之中高奈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視按其冠過目叱出之朝士大驚更低冠入謝瑾乃說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笞生徒有同因訊瑾聞而遷之雲鳳干恩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爲令中外守之於是

給事中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璟數被詬懼嘗免
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璟能督責意乃說而給事中
滂者承委有劾奏其父銓爲都御史乃亦在劾中於
是瑾以爲無所不可爲矣是時安化寘鐇者久有反
謀而時會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過刻又多斂
軍士金錢爲賂巡撫寧夏都御史安惟學亦數杖辱
將士將士皆怨之其年之四月寘鐇因將士之怨移
檄中外數瑾罪與何錦周昂丁廣殺東學爲變帝詔
太監張永與故都御史楊一清討之未至而寘鐇已
爲仇鉞所擒寘鐇之檄數瑾罪也莫敢聞上有指揮

鯁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収人心及聞其擒悔乃欲反之方後然自爲功謂當得大封拜馬永成與永等皆瑾故等夷不相下瑾尤忌永寧夏功八月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上迎之東華門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密白其反狀永成等亦助之言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對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自行至直房執瑾怒罵曰奴反耶瑾猶以爲戲上拳之蹴之遂繫縛萊廠封其內外舍明日降爲奉御閒住之鳳

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常招引四方術士余曰明余倫
余子仁等出入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
是有反心中外天災地變率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
嘗私造衣甲弓弩遺瑾瑾皆受藏之竊竊有不軌圖
是月也瑾兄錦衣衛指揮景祥死公卿以下吊賻塡
門云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又爲辭靈之祭賻錢帛
益多時瑾扄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
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甲午傾朝
送葬瑾且因爲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
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

行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
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
沸浹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
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
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
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
玉帶四千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
蟒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珎印一以上諸物又得
金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萬三千六百又得僞璽一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

千金牌三穿宮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飾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幷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者指揮使楊玉掌鎭撫者指揮使石文義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給事中納十三道御史賀泰乃共劾瑾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會多官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至是亦劾瑾瑾鬨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鞫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卻辟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瑾曰汝不嘗為我罷

領上直軍乎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繇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旣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是日也都人皷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臠生啖之者瑾親屬傑等十五人幷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它諸謫戍有差張綵等附瑾致高位者四人其行事如左

張綵鞏昌人美丰儀弘治末年官吏部文選郎爲馬文升司屬文升稱其精敏公當亡何給事中劉蒞論

其顛倒選法綵引疾不辨而去士論高之劉瑾搜求
告一年以上者盡籍名綵赴京補舊官時瑾好私其
鄉人綵既爲瑾同鄉又京師諸公多薦之者瑾益有
意綵綵殊不知既謁朝尚書許進問曰自河下來矣
綵曰何爲河下河下瑾所居也居數日乃往見瑾見
綵狀貌益喜迎笑曰好鄉里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
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
里遲來最得也居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
水韓鼎者亦縣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
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輩屏後羣

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出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肴預待曰今日非都憲我顯彼老韓蓋殺因歡悅竟日綵爲選郎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妾平陽知府恕有妾又欲奪之恕不與遂陷恕公罪恕送妾始得論減其姓資柔悅善佞瑾故愛之至其綜覈敏練亡如也旣遷都御史吏部尚書劉宇不能舉其政東厰偵較告瑾瑾未兩月復遷綵吏部侍郎又亡何轉綵代之綵自以起郎官不兩歲至尚書因詣瑾辭瑾厲色曰公㠯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爲筦相皂隷爲

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爲朝廷用人何管遲驟綵不敢再言復自擔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凡付諸天耳綵與朝士言稱瑾才略過人常呼爲老者進退人才不率舊章惟瑾意然綵言瑾亦無不聽時乘間爲諸公居間亦有之瑾嘗謂綵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欲大振之綵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法痛懲貪汚今乃未免示人人生百年爲期受用能幾最可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斂當時爲盡入明公之槖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

怨則歸公利遍于衆何若乃爾公自不用誰敢多取
取既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難振也瑾曰微冢宰教
我幾誤一生即今內外堆積身後好了它人我自落
得箇罵名耳乃晝暮夜辭金故事於太門之外御史
歐陽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多賂
瑾爲瑾所黜罷御史節饋瑾未至瑾先發之捕獄論
死瑾謂綵曰鷺鷥不喫鷺鷥肉今也喫了南京祭酒
某求轉亞卿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
察各賂我千金以上三人管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
知敗壞多少好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瑾門晝辭

金皆笑既乃知繇綵綵又言於瑾曰公左右多騙財壞事瑾如所舉名盡逐之然綵平日惟知敬瑾瑾疎同類同類以爲綵教之綵有所推舉悉不先白內閣諸公諸公亦銜焉一日瑾涕泣語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于余諸人晏然享之余未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爲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盌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奉旨

下都察院獄捕問午門前坐綵與瑾同叛綵詞哮曰
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綵書生二十年位至
尚書更復何望乃忍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各
求之於心瑾雖死所親信子姪尚在請加追問有何
指證左驗何必問綵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
日卒已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剉屍長安市
焦芳泌陽人天順中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
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同列多用才華自著獨芳
猜狠無文衆議畏其口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
爲學士乎安曰焉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間我我不

學士者且剌華長安道初命翰林纂脩文華大訓以爲東■進講其書獨華等數人爲之芳不與心恥焉時當講輒摘其疵曰某當作某蓋誤芳素比尹某父子及尹敗坐繫詔獄既出貶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銜兩人者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副使上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百方時宰畏之不得已陞爲南通政以憂居家會李傑亦故出自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還傑故署劉健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芳邪溥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

士未幾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嫚罵健芳在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卽引筆抹去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則馬文升爲尚書老臣矣亦時時姍侮之芳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巳上者力求入閣謝遷抑焉亦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大罵也正德初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理財無奇術惟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耶諺云無錢簡故紙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損上上聞之喜文升去遂以芳代之會八中官導上戲樂給事中

劉蘧陶諧等極諫韓文王鏊亦欲繼上疏疏當首吏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旣上名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當之乃又泄伏闕謀於瑾瑾深德焉健遷去瑾援入內閣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舊章皆芳導佐之芳過瑾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口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矣芳子黄中亦傲很不學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之首芳言瑾傳授翰林簡討又一年驟改編脩然尚時時以其子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黄

中貯在吾家吾試之稿詩甚拙顧恨李耶瑾怒翰林官傲已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脩孝宗實錄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爲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其私人簡討段炅輩文致諸翰林密投瑾是以有擴充政事之名芳大都惡南人其於江浙尤甚旣慫恿瑾裁江西解額著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朝官郎見一南人退一北人進輒喜雖尚論古人亦輒譽北而詆南嘗爲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瑾其與脩孝宗實錄也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長者名卿芳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

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爲郎時芳薦以悅瑾意可共姦利既綵爲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虛日綵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炅者見芳勢衰轉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構於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交日至于操刀芳病臥黃中與其妾亂瑾對人常斥芳也寘鐇平禮部以黃中充須詔使瑾復沮黃中不與行芳懟乃乞歸于致仕瑾敗革去散官月米黃中黜爲民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趙風子等盜起至泌陽火之發窖仆牆多得藏金焉掘其先人塚墓雜燒以

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得耴芳衣冠被庭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使羣盜糜之以白刃曰吾得手誅此賊死不恨矣風子臨死呼市中吾非反者恨焦芳父子二賊導劉瑾爲亂欲誅之以謝天下本能也然老賊亍巳屈辱之小賊逋誅爲介介耳劉二漢亦曰吾死固當吾家所行後縣張綵始縣焦芳綵與我極刑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軀幹魁偉自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鉤距所至剛愎自用然亦有能聲嘗鑒品字窖製鐵子砲以禦虜孝宗以

爲才正德中以虜警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務奢靡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帳不貲至邊尅減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俸拜瑾爲父瑾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論脩邊功賜金帛廕子錦衣百户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勑未出而宇已至國門矣宇恃瑾横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朴之瑾以爲能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時許進爲吏部尚書瑾因事去進遂以宇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贓賂狼藉追轉吏部𢭏紳之餽不逮債帥乃甚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也

張綵爲選郎事皆繇綵守尸位而已綵既遷守益憤憤瑾乃復轉綵爲侍郎佐之瑾才綵甚亟欲援之尚書不忍罷去守加守大學士俾入內閣先日瑾詣閣中賀守爲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曰此地容彼人邪守聞疏乞省墓歸人謂守偃然黃扉不及曹元流毒善良不及焦芳也

曹元大寧前衛人徙以與瑾葭莩之舊繇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人諧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願宥不職之罪開更生之門爲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

頃之黜爲民元老無子而盛治第京師每從瑾所飽
飫出意氣甚得瑾敗耴所藏違禁服用竊夜焚之未
幾貧悴遂市其第貴家自作墓誌曰郎死誰銘我
郎曰余傳劉瑾而一時政事之凶忍賢士大夫之僇
酷可以傷焉覩其五年之間威柄號令一出其手天
子矣瑾寢處士大夫若嚬笑報伏闕也彼何人斯云
法太祖哉余讀瑾爰書焦芳劉宇炎熱之人耳謂張
綵變亂選法故所坐獨重綵故名士也予得見其弟
繼家狀鳴黜私恨良有可信其始託非也予以是悲
之因爲草次而存之